

第一集

胡漢民先生演講集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部印

# 胡漢民先生演講集第一集

民國十六年

## 目次

國民政府建都南京慶祝大會演講詞

四月十八日在首都閱兵演講詞

五一紀念大會演講詞

要磨鍊我們的革命力量來護黨

五四運動紀念會演講詞

雙五節紀念會演講詞

東路軍總指揮部特別黨部成立大會演講詞

總司令部高級軍官宴會席上演講詞

五月十六日在國民政府舉行總理紀念週演講詞

胡漢民先生演講集 第一集目錄

胡漢民先生演講集 第一集目錄

陳英士先烈殉難十一週年紀念大會開會詞

以上各篇紀錄稿皆經先生手

## 國民政府建都南京慶祝大會演講詞

總理指定首都在南京是生死與之的——國民政府唯一的任務是服從黨義完成國民革命——對內肅清一次叛徒對外多得一次勝利——中國國民黨的民衆比世界各國都多——提高黨權是提高真正國民黨的黨權——國民革命爲的全民衆不是爲的少數人或某階級

我們的同志，我們的同胞。今天南京各界民衆，對於國民政府建都南京，和國民黨恢復黨權，有這樣熱烈盛壯的慶祝大會，是可以使人非常感動的。剛才吳稚暉同志，已把建都南京的意義，說得很明白，並且把 總理的三民主義的重要原理和政策，解釋得很清楚。兄弟今天要講的，第一，南京是我們中國歷史的名都，尤其是 總理十六年前開國的名都， 總理逝世後，他的陵墓也在南京，所以 總理指定首都在南京，可以說是生死與之的。現在國民革命軍戡定東南，南京既是 總理指定的首都，所以我們繼承 總理手創的國民政府，必

須在南京建都，來完成 總理的遺志。

第二，國民政府的唯一任務，是要服從中國國民黨的命令，完成 總理所倡導的國民革命。中國國民黨是 總理手創的，決不容許人家來傾覆或破壞。三民主義是 總理手創的，決不容許人家來曲解或壓倒的。我們要在 總理的中國國民黨之下，要在 總理的三民主義之下，來完成國民革命，才是完成 總理的遺志呢。現在社會上還沒有了解國民黨的真象，還沒有了解國民黨的主義和革命政策。其實國民黨的革命政策，都是在 總理的三民主義之下所產生的。不是 總理的三民主義所產生的政策，便是反革命的政策，不是以三民主義為根據的黨，便不是國民黨。如果離開了三民主義來講 總理的遺志，如果把 總理所沒有講過的，算為 總理的政策，那便是 總理的叛徒。這一個標準，是必須要先立定下來，纔能識別那一個是 總理的信徒，那一個是 總理的叛賊呢。

現在我們國民黨的革命進行，是比從前任何一個時期都要進步得多，但是同時內部也發現了一種反革命和假革命的叛徒。譬如民國十年，北方軍閥勾結了帝國主義，壓迫西南，

總理率兵北伐，師次桂林，遂發現陳炯明搗亂後方的陰謀。後來改道江西，卒以陳炯明公然叛逆，北伐之師，遂受頓挫。民國十四年，曹錕吳佩孚受了英國帝國主義的暗助，指使陳炯明的餘孽和一般新附的假革命軍隊，從四面攻打革命政府所在地的廣州，而不久革命政府的內部，又現發楊希閔劉震寰等一般叛徒。那時兄弟負責，把楊劉勦滅。現在蔣介石同志平定東南，我們國民革命的陣地以內，又發現跨黨份子破壞國民革命的逆跡了。所以革命勢力每有一次的發展，內部便須肅清一次的叛逆。內部叛逆每經一次的肅清，國民黨的革命實力，對外面帝國主義軍閥官僚一類反革命的敵人進攻，便多得一次的勝利。

現在跨黨份子破壞國民黨，破壞國民革命，完全是用偷偷摸摸的狗偷鼠竊手段，比以前陳炯明楊希閔劉震寰等的公然對於革命，實行叛逆，還要可惡。因為他們公然反叛，一般民衆認得出是和革命分離，而跑到反革命一條路上去的，他們的罪惡，一般民衆容易看得清是和革命不相涉的。至於跨進國民黨的共產黨份子，假定革命的名義，做了狗偷鼠竊的勾當，還要將國民黨來掩護他們的罪惡，使一般民衆認不清國民革命的真實意義，這簡直是污辱革

命，污辱革命就是反革命。他們名爲擁護 總理遺囑，暗裏却事事違反 總理遺囑。他們名爲擁護 總理的革命政策，實則變更 總理的革命政策內容，甚至暗裏擱置 總理的政策，而宣傳共產黨所恃以爲假面具的政策。至於 總理的主義，更不必說，是他們相約起來不要了解的。回想民國十三年 總理容許他們個人加入本黨的時候，他們自己說信仰三民主義，到了現在，他們連了解都不要了解，那還有什麼信仰。

我們從各方面所得的事實觀察下來，知道共產黨是專講策略而不問主義的。他們不要民衆了解我們 總理的三民主義，並且也不要民衆了解他們的策略。我們革命是爲民衆謀利益的，國民黨要解放全國被壓迫的民衆，更進而要解放全世界被壓迫的民衆。國民黨是要求中國之自由平等，更進而至於人類的自由平等。唯其如此，所以我們必須要民衆自己了解我們革命的主義和政策，要民衆自己來實施我們的主義和政策，然後革命所得的利益，民衆自己纔能真實享受。中國共產黨都正與此相反，他們不深研究主義，只要策略。策略的作用，只要他們內幕裏幾個人知道就算了，其餘的民衆，只應該做他們的工具，只應該做應聲蟲。他

們在外面都說，『國民黨沒有民衆。』我說，『做幾個少數策略者的工具和應聲蟲，這樣的民衆，國民黨確是沒有。但是明瞭三民主義，願爲效死的民衆，無論世界各國的政黨，都沒有中國國民黨的多。』中國國民黨的革命是爲人的，所以我們的黨，是犧牲自己，來爲民衆，共產黨却是犧牲民衆，來爲自己。犧牲民衆爲自己，就不是革命的目的，就是反革命。中國共產黨最高的限度，和最低的限度，都只能負得起一個犧牲民衆而爲自己的責任。至於要救中國，要救世界，只有我們 總理的中國國民黨，才能担負這個重大責任。

中國共產黨犧牲人家爲自己，這一種手段，首先施之於我們 總理手創的中國國民黨。他們對付本黨的策略多得很，我們只要舉出幾種做證明就夠了。他們頭一個策略就是憑空造出「左派」「右派」「新左派」「新右派」一類的口號，加到國民黨同志的頭上。一般人平日也不知道什麼是「左派」，什麼是「右派」，聽了人家怎麼呼，他們也就怎麼傳。傳呼了幾陣，便把國民黨整個的黨，分拆成幾個互相懷疑的派別。無論什麼右派，左派，乃至新什麼派，都上了當，尤其是整個的國民黨上了大當。因爲整個的黨，中了共產黨亂處種中的毒計，便給他拆散



了。共產黨人爲什麼要拆散國民黨呢。因爲他們把國民黨拆散之後，他們便好放一班共產分子到國民黨的各級黨部去握取黨權。握了黨權，他們便好再施行第二步的策略，於是排斥我們的青年同志，我們的同志要介紹青年入黨，也多方挑剔，多方留難，我們的同志要做農工運動的，也到處受壓迫。如果誰敢批評他們的，他們便拿出預定的口號出來，說你是『右派的，反革命』。他們把中國國民黨的基本忠實黨員排而擠之，到了相當的時候，便又進行他們的第三步策略了，就是挑撥我們的領袖，離開我們有革命歷史的同志。他們這種策略，目的在於傾覆國民黨的權力機關。這種策略，正是帝國主義者和軍閥歷年所求而不得的。他們既然施用種種的策略來破壞國民黨，當然就無異做了帝國主義者和軍閥的工具了。可是共產黨儘可拆散國民黨黨員的個人，却不能拆散國民黨黨員護黨的精神。共產黨儘可截斷國民黨與民衆接觸的路，却不能強迫民衆抹煞國民黨過去革命的歷史，和現在革命的成就。共產黨儘可侵蝕國民黨的中樞，却不能一網打盡我們 總理的信徒。我們在共產黨今日放散「提高黨權」一個口號來壓迫我們的軍事領袖的空氣之下，我們還保得國民政府無恙，國民革命軍無

恙。因此，國民政府和國民革命軍，就要一致受總理手創的中國國民黨的指揮，真正的做到提高黨權。我們要提高黨權，是要提高中國國民黨的黨權，不是要提高在中國國民黨之外的一個黨權。

最後，總括的說，革命的要義，是要在破壞之後能夠建設。只能破壞而不能建設，便不能算是真正的革命。革命是要爲民衆而後去革命，不是爲革命而後去找民衆。更不是要爲少數人或是某個階級去革命。我們國民革命是爲民衆而革命，是爲全國各階級的民衆而革命。我們要解放全中國的被壓迫民衆，所以必須先完成國民革命。我們要完成國民革命。我們必須擁護今日建都在南京的國民政府，必須擁護這指導國民政府的中國國民黨。

## 四月十八日在首都閱兵演講詞

擁蔣是擁護國民革命倒蔣是破壞國民革命——蔣總司令是受命於黨共產份子是完全獨裁——「新軍閥」的污讟和強分吾黨爲左右派是一樣的詭計——武裝同志要信賴領袖和信賴自己一樣——國民革命軍和革命民衆團結起來

今天是我们繼承 總理的遺志，恢復 總理手造的國民黨黨權，和國民政府定都南京的日子。我們在黨的使命上，在過去幾個月的軍事戰績上，在目前國民革命的工作上，乃至在將來國民政府所負一切重大責任上，不能不從今天起，更加認識恢復黨權和統一指揮的重大意義。現在我們苦戰數千里的武裝同志，耳裏一方聽到武漢中國共產黨份子打倒蔣介石的口號，一方聽到各省同時並起的擁護蔣總司令的呼聲，當然可以辨別清楚，由武漢來的口號是少數人製造出來的惡聲，而各省的擁護蔣介石同志，確是革命的民衆的普遍要求。我們要曉得，中國共產份子的倒蔣，與各省革命民衆的擁蔣，實具有同樣的重大意義。因爲共產黨所

要倒的不是個人，是要搗亂我們的黨，破壞我們的國民革命。我們的同志和革命的民衆所要擁護的也不是個人，是要擁護我們的黨，幫助國民革命成功。共產黨人攻擊蔣總司令的口號，是打倒獨裁，然而在事實上蔣總司令是不是獨裁呢，不是的。從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之日起，蔣總司令的權，是黨所付與的。本黨把軍權給了我們一個忠實的能革命的同志，就是在黨的指揮監督之下的。他唯有奉行黨的命令，執行討賊平亂的職權。他既然是奉黨的命令來北伐，還有獨裁的可能嗎。這可見在今日以前，蔣介石同志並無獨裁的職權。到了現在，我們還知道蔣介石同志自己曾提議把軍政和軍令分開，這尤其見得介石同志不是一個要獨裁的人。大家知道，在北伐軍克復贛閩之後，餉械的接濟，完全受武漢共產黨人的牽制，經我們武裝同志羅雀掘鼠的籌措起來，才能出兵，才能平定東南。他們共產黨人倒用了獨裁式的手段，來阻礙北伐的進行，他們倒不知從何種機關，取得了任意扣餉扣械的權，來破壞國民革命軍的北伐大計，反而要說我們武裝同志的總司令是獨裁，這豈不是千古奇談。

從這種事實上面，我們可以證明武漢共產黨人實不願國民革命成功的。他們的策略

四月十八日在

是要把我們最堅強最革命的中心攻破。我們要國民革命成功，非有堅強的革命軍不可，非有忠勇的總司令不可。要使革命軍的能力可以摧銳攻堅，非有強大的黨不可。他們知道我們的黨是強大的，革命軍的能力是堅強的，革命軍的總司令是忠勇的，所以他們要摧殘我們的黨，首先就謀破壞革命軍的榮譽。他們要破壞革命軍的榮譽，首先就要詆毀革命軍的領袖。因此。他們便造謠，說總司令是獨裁。他們這一個口號的作用。是有兩層的：頭一層，是想搖動一般革命的民衆對於我們武裝同志的信仰；第二層，是想拆散我們國民革命軍陣線以內團結的力量，使我們軍事上不能統一指揮，不能一致作戰。我們武裝同志都認識軍事上是要號令統一的，要指揮集中的，要依照總部的作戰計畫分工合作的。尤其在軍制系統之下表現嚴整的紀律出來，使全部革命軍的力量充實發展的。但是共產黨人的搗亂，就是要拿『獨裁』的口號來煽惑我們的軍心，使全體武裝同志對於號令統一一上發生疑慮，對於紀律上生出渙散鬆懈的破綻，因之我們國民革命軍的指揮力量也就要發生變化，作戰的能力也就要減少，那末他們共產黨人就可乘機來說我們國民革命軍不行，進而將國民革命軍打倒，另外換出他

們所要的一個什麼軍隊旗幟來，那才算達了他們的目的。所以我們武裝同志，要認識他們『打倒獨裁』這個口號的深遠的意義，要了解他們並不是攻擊蔣介石同志個人，而是要想破壞國民革命軍的全部。我們武裝同志以及非武裝同志，都要識破他們這一類口號的用意，不要中了他們的毒計，讓他們來暗笑我們革命同志的不中用。

他們搗亂國民革命的第二個口號，就是『打倒新軍閥』。我們要曉得軍閥是無所謂新舊的。一個軍人，上沒有為國家的利益，下沒有聽民衆要求解放的呼聲，只是前面靠着官僚政客，土豪劣紳，以及一切反革命勢力做了虎狼，後面勾結着帝國主義做了聲援，這就是軍閥。他無論在何種時代，無論在何種國家，都是軍閥，那能替他分別什麼新舊。我們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打倒軍閥，而不問其新舊。中國共產黨提出『打倒新軍閥』這個口號，可見他們所要打倒的並不是軍閥，而是另有所指的。所以我們在他們這一個口號上面，可以認識他們已經離開了我們革命者的立場，拋開了軍閥不打倒，而叫人去打倒他們另有所指的人。我們暫且不問其另有所指的人為誰，但就其立場而論，他們已成反革命。他們這一個口吻，正是脫

胎於他們素來用以破壞國民黨的所謂『左右派』『新右派』的口號。他們要破壞國民黨，就把整個的國民黨來煽動，分出那一部分人是右派，那一部分人是左派。過了多少時，又分出那一部分人是新左派，那一部分人是新右派。本來在各國議會當中，國會本身就是屬於幾個不同的政黨的議員所構成的，其分成左右派是無所謂的。但是國民黨却不是一個國會，無所謂左右派。國民黨是整個的革命黨，如果有人要來把它分開成爲什麼左右派，那就是破壞我們整個的革命黨，就是反革命。中國共產黨的策略，就是反革命的策略。它是想分開了我們整個的黨，拿住我們的一部分同志，叫他們爲左派，來打我們的他一部分同志，說他們是右派。等到它把我們的一部分同志打倒了，它於是更把我們剩下來的同志，就是它所謂的左派的，再分了一部分出來，說他是新右派，又非打倒不可。它這樣的分了再打，打了再分，結果就是原來整個的國民黨，給它分到不能再分，打到不能再打，而擔負革命事業的國民黨也就要告終，國民革命也就要中斷了。這種策略，不是反革命的是什麼。兄弟在俄國的時候，接見了世界各國共產黨不少，他們所問我的問題，我都能答覆到使他們滿意，我做的文字，在俄

國各大城市的報紙發表的都不下十幾萬言，但是有一回和日本共產黨領袖之一的片山潛談話，他問我一個問題，我就實在無法可答。他說：『中國國民黨爲什麼要分左右派，你們有兩個人在一起就要分左右，分到剩了一個人還要分左右手，難道左右手也要撞起來，連一個人都要撞完麼。』我聽了這句話，我真是欲哭無淚了，教我如何能夠回答他。武裝同志，我們國民黨的左右是我們自己分的，還是中國共產黨給我們分的呢。我們的黨是革命的，我們的黨員是革命的，我們的革命軍尤其是革命的，我們是整個的革命力量。我們之所以不能任人分割，猶之乎我們的肚皮裏頭不能給人家跨進來跨出去。中國共產黨對於我們革命的力量，用種種方法來破壞，而且破壞的方法多得很，其最重要的策略，就是把國民黨拆開來，跨進去，拿了我們一部分人，又跨出來，彷彿軍隊裏面的一師團，給人家另外一支軍隊插了一部分人進來，在你這師團裏面來挑撥煽動，而他們却另有指揮，另有結合，另有作用，另有羽翼，你這一師團還能出外去對敵人作戰麼，當然不能的。現在中國共產黨用這種方法破壞我們的黨，還要破壞我們的革命軍。它之分拆我們的黨，阻撓我們的北伐，煽惑我們的軍心，



污蔑我們革命軍的領袖，這都是一條線的破壞國民革命之詭計。我們既認識了它的詭計，那末什麼『打倒獨裁』，『打倒新軍閥』的話，其中作用，就都不能逃出我們的燭照。我們都已經知道，所謂『獨裁』，所謂『新軍閥』，拿來映射革命軍的領袖，是失了效力了。全國的民衆，尤其是革命的民衆，現在都認識中國共產黨的背後，和武漢反動派的背後，現露一個獨裁出來了。同時，全國民衆也認識革命軍領袖之上是有國民黨的，國民黨是不容易被人家跨進跨出的，尤其是武裝的革命同志，是不許奸人任意來煽惑欺騙，任意來污蔑他們的領袖的。卽如他們說革命軍的領袖是『新軍閥』，武裝同志們，你們自己親眼看得見，你們的領袖背後有帝國主義做聲援沒有呢，沒有的。你們的領袖。前面拿了官僚政客，土豪劣紳，做虎狼沒有呢，也沒有的。你們的領袖，既然前無官僚政客，土豪劣紳做虎狼，後無帝國主義做聲援，那你們的領袖就斷然的是革命的領袖，這是不容懷疑的了。你們的領袖。既然沒有做軍閥的條件，那就證明了不獨不是軍閥，而且確是革命的領袖。爲什麼呢，因爲我們民衆的利益所以不能實現出來，是由於我們民衆的利益，被帝國主義的利益，被官僚政客土豪劣紳的

利益，重重的壓了下去，你們的領袖，不但沒有帝國主義，軍閥，官僚政客，土豪劣紳做羽翼，並且正要打倒帝國主義，軍閥，官僚政客，土豪劣紳，這一類的惡勢力。打倒了這一類的惡勢力，民衆的利益始得因去了重重的壓迫而表現出來。因此，也就知道你們的革命領袖之所以奮鬥，是爲民衆的利益而奮鬥。如果你們不相信你們的領袖是爲民衆利益而奮鬥的，那末，你們可以反問自己，你們是否爲民衆的利益而奮鬥。如果你們自信是爲民衆利益來革命的，那你們的領袖縱然想不爲民衆利益而革命，也是不可能的。

武裝同志們，你們要信賴自己是革命的。要充實你們的革命性，成爲一個堅強偉大而不可抗的力量。有了這種不可抗的力量，那你們的革命領袖的力量，就越發能夠擴大。國民革命是需要絕大力量的。爲國民革命，我們要和各省革命的民衆團結做一個精神和力量。既要和各省革命的民衆團結爲一個精神和力量，我們就要擁護革命軍的領袖，鞏固革命的陣線。國民革命軍和革命民衆團結起來！

## 五一紀念大會演講詞

如今工人可以和國民黨很親切的握手見面了——真正的中國國民黨才能真正的

領導中國工人革命——共產黨專門造成他們可以從中取利的工會——共產黨教

工人衝破國民革命的聯合戰線——打倒欺騙工人陷害工人破壞工人革命的共產

黨

同志們，工人同志們：今天是甚麼日子，是世界勞動節，是一箇很有價值的節日。這箇節日怎麼有的，是在四十年前的今日，美國許多勞動者，花費了許多力量和心血，確定了每日八小時工作的制度，然後才有這箇紀念的。

剛才主席說過了，五一的紀念，在南京地方上，一直還沒有舉行過，今天好像還是第一遭呢。自然，從前南京一嚮在軍閥的勢力壓迫之下，所以不能開這樣的紀念會，那末今天何以能夠開的呢。我們想想看，豈非完全因為今天的南京，已經在國民革命軍的勢力保護之下

嗎。國民革命軍的保護，就是國民黨的保護，因此大家該認識國民黨是保護工人的，是給工人爭自由的，這是今天開會的第一箇重大意義。

今天開這會，剛在國民黨肅清跨黨份子以後，簡截說，就是剛在掃除了欺騙工人的，陷害工人的，用工人來破壞革命戰線的共產黨以後。我們今天在真正的國民黨領導之下，開這五一紀念會，格外覺得親切而且圓滿。因此我們進一步又該明白，真正能夠保護工人，解放工人的，真正能夠領導中國工人革命的，惟有一箇真正的中國國民黨。

上面這幾句話是事實，不是武斷。共產黨一嚮躲在國民黨裏，做他們自己的工作，借國民黨的名義騙工人，凡是國民黨對於工人做的正當工作，共產黨統統攬過去，說是他們做的。他們既冒了國民黨的牌，又冒了國民黨的功，照俗語說，就是揩了國民黨的油，教工人祇知有冒牌的國民黨，而不知有真正的國民黨。至於甚麼是他們自己的工作呢，乃專門造成一種他們可以從中取利的工會，對於社會一味搗亂的工會。如果他們無利可取的，或不肯搗亂的工人團體，他們便不算它是工會。

何以說共產黨用工人來破壞革命的戰線呢。革命是爲全體國民謀幸福的，國民革命的戰線，當然是全體國民的聯合戰線。在這箇聯合戰線之中，不錯，工人是應當做先鋒隊的，但是既說聯合，便不該彼此間搗亂，更不該單提一箇階級出來，壓迫其他階級。共產黨也說教工人去做革命的先鋒隊，至於戰略，却教他們先衝鋒到自己戰線中的左隊右隊中隊後隊裏面去，而不是向敵人進攻。試問古今中外，聯合作戰的隊伍之中，有過這種先鋒隊的嗎。共產黨將全體國民分拆成許多階級，教這箇階級打倒那箇，教那箇階級打倒這箇，教工人在革命戰線中做搗亂的先鋒隊，一面講聯合戰線，一面要階級獨裁，好像要造成一種變形的貴族階級，令人不敢嚮邇，於是儘你喊著「農人是我們親愛的同盟」，「小資產階級要聯合作戰」，人家都絕對跑開，不敢相信，工人階級馬上成了孤立的，這便是共產黨運動進行的結果。他祇顧得利用工人做他的工具，却不顧工人在國民革命當中的使命，叫工人走到不能革命的那條路上，所以他對於工人實在是不忠，他實在是箇頂大的工賊，而對於中國革命，明明做了反革命者。

好了，現在國民黨將跨黨的分共產黨員畫清了，工人可以和國民黨很親切的握手見面，彼此間再沒有一點兒隔閡了，那末，國民黨對於工人，究竟定的是怎樣的政策，工人究竟應該怎樣在國民革命中聯合工作，種種都不難立刻了解了。老實說，工人是應該當求自己的真正的解放的，萬不能在解放之中，自己又造出束縛來。國民革命是全民的革命，是為全民的幸福而奮鬥的。一定要等到全民的一部分工人本身也真正解放了，方才算得革命完全成功。工人要得真正解放，一面必須認清工人真正的朋友是國民黨，和他聯絡合作，一面又須認清親為工人的朋友，而實在是工賊的共產黨，趕緊打倒他們。

所以從今天五一的紀念日起，以後工人同志們最要緊的工作，就是打倒一切帝國主義和其工具，同時便要打倒常來工人團體裏混迹的共產黨，欺騙工人陷害工人破壞工人革命的共產黨。

## 要磨鍊我們的革命力量來護黨

五月二日在國民政府紀念週演講

肯犧牲便增加了各箇黨員的力量——守紀律便增加了各級黨團的力量——尤其在黨的危急存亡的當兒要磨鍊我們的革命力量來護黨

各位同志，各位同事：今天我們舉行紀念週，南京的同志，到了這許多，非常可喜。我們定都南京的事，前次舉行慶祝典禮的時候，已發表過了，大家也都知道。今天兄弟所要說的，就是這回護黨救國運動的重大意義。

我們這回護黨救國，簡單的說，就是消滅黨內的絕大危機，恢復國民黨的黨權，使我們得以本 總理的革命遺志和精神，繼續完成三民主義以救中國。我們要本着 總理的革命精神和已往的事業，一致努力打倒反動派，要用最大而必要的手段處理叛黨賣國的惡勢力。我們以黨治國的本意，就是要能抵禦強力，消滅反革命。上月本黨所領導的國民革命陣地以內，發生共產黨搗亂的大危險，將我們國民革命的戰線拆破。廣東，福建，江西，和上海，的

黨員的陰謀，各處都是一樣的暴露出來。本黨重要的人員，幸而早已知道，各地同志，又能各自努力，所以共產黨的陰謀一暴露，本黨就能將搗亂的反革命的份子，一鼓而殲滅之。若再遲一星期，那就說不定我們的國民革命被它完全破壞，我們的黨要亡，國也要亡了。這是我們爲了要鞏固國民革命的基礎，爲了要救黨，爲了要救國，纔於忍無可忍的當兒，用這種切實平亂的方法及手段，來驅除共產黨。

國民黨是 總理幾十年革命奮鬥的精神和事業的結晶，是絕不能任人危害的。我們的黨，有黨員百萬，爲中國唯一的大革命黨；在歷史上時期上說，是中國最大最久的黨； 總理依着中國民族的需要和切望，定下了主義和政綱，爲人民謀解放，所以也是很有力量的黨，好像一個很強壯的人，無論喫什麼食品，都可消化的一樣。但是這次幾乎被共產黨破壞，其原因可歸納爲二種：（一）共產黨的陰謀；（二）我們本身的缺點。

共產黨的陰謀是什麼呢？簡單的說，就是它的寄生政策，好像藤條植物寄生在一株大樹身上，吸取大樹的精髓和滋養料，而一天一天的發展起來，令大樹日就衰弱而至於枯死。這



是完全和 總理容共政策的本意相反的。 總理所以容共，是要共產黨黨員用正當的手續進黨，使其個人加入，信仰 總理的主義，努力革命的工作，不是要他們來藉本黨的名義和實力，去養成他們另外一個黨。現在他們破壞北伐大計，毀謗我們革命軍的領袖，用險毒的宣傳，顛倒是非，分散我黨的團結力。這還不過是共產黨這次陰謀的一部，若是把他們的全部陰謀總括起來，我們就可以知道他們對於本黨，第一步是竊取黨權，第二步是竊取政權，第三步是攘奪軍權。但是他們進行這種陰謀，所取的手段是反革命的，所用的方法也是反革命的，所以就隨時隨地暴露了他們反革命的醜態，而我革命的同志和革命的民衆，也不難的就認識了它。假使他們的陰謀到現在還沒有認識出來，吾黨的基礎，和中國革命的事業，就要受莫大的挫折，不止是如這次僅僅被搗亂而已。

國民黨何以會被共產黨如此搗亂呢？這就要責備我們本身了。第一，因為我們團結不堅，所以他們有機可乘。即以一二變節的軍人而論，自以爲勢力雄厚，革命有功，便事事自專，忘記了黨，因而忘記了黨是要團結三民主義的同志，而不是要團結非三民主義的另外一種

人。這是他們沒有矢忠本黨的決心，所以就會被人誘惑，就會被人拆散。第二，我們的黨員對黨不甚密切。不甚密切的緣故，就是組織不密，紀律不嚴，所以共產黨得以侵入搗亂。第三，一部分黨員對於本黨政策黨綱和組織方法，不大明瞭。假如問他以中央黨部現定何種政策，他必不能答。若問某一區黨部或區分部的辦事人的組織方法，亦必罕有能答者。而且，各處黨部集會時，黨員不能熱心赴會，也是一個毛病。譬如廣東黨員很多，但有幾個區分部，每次開會，到者寥寥。有些黨部內黨員名字很多，而辦事人甚少。下級黨部是黨的基本組織，基本不固，如何有好的結果。這三點，都是我們黨的缺點。歸結起來，還是沒有訓練的緣故。譬如打仗，兵士未受訓練，那裏還能打仗。革命黨是和普通政黨不同的。普通政黨黨員，專供運動選舉之用，本黨則不然。本黨黨員，是要本着主義黨綱和政策而奮鬥的；我們的奮鬥，一方須要自動的明瞭黨的主張和組織，一方須要在黨的組織之下作團體的行動，做黨的工作。這兩點都非靠訓練出來不可。

現在國民革命軍已戡定東南，而實際的革命工作，方始開始。這個時候，我們同志，就

要領受已往的經過作教訓，再不要任從前的缺點來阻礙我們的進行。我們要明白黨的趨向和方針，要把我們自己放在黨的指揮之下，要為黨團結，為黨犧牲。總理說：黨員無自由，應該求黨的自由。求黨的自由，就是要黨員有為黨而犧牲的精神。犧牲不是逞血氣而喪命，是要把個人的時間，精神，能力，智慧，通通給黨來用而不求報酬，這纔是有益於黨有益於國的犧牲，這纔是革命者的大的犧牲。這種犧牲，可以說是我們革命者的第一種道德。

革命者往往有一種毛病，是偶然的興奮與平時的浪漫。興奮固然也有好處，遇必要的時候，精神振作一下子，工作就能馬上收多少效果。但是一時的興奮，是不能持久。總要把興奮鍛鍊成毅力，乃能百折不撓。浪漫就不能守紀律，這便完全要不得的。本黨紀律，要與軍紀一樣嚴明。軍隊要紀律，才使兵士不散漫，散漫則沒有戰鬥力。黨也是一樣，黨員散漫無紀律，則人各一心，就失去團結力了。兄弟再把這一點移到政府這方面講，就是在政府服務的同志，不能恪守紀律的往往也不少。實在黨員服務，要比任何人都努力，比任何人都守紀律纔對。有些同志，因不知紀律的意義，便使指揮者不易行使職權。兄弟從前追隨 總理，

兩任秘書長，每天未到辦公時即來，晚間過了辦公時還不去，但是那些辦事的人，却不守時間，屆時不到，未屆時即走，我一人那能監督得許多。而且有些是追隨總理多年的人，又是革命的同志，我若責備他們，他們一定說我太嚴。因此，職權上面就減少了效能。現在我們要避免不守時間的毛病，無論在什麼地方服務，總當自己努力，不應說指揮者不好。還有一層，我們在政府辦事的人，不要自命是什麼官。我們是有紀律有統系有目的的革命黨人，即在政府辦事，也不過是公僕，若染了一點官氣，那就壞了。有些人以為入黨可以做官，得便宜，於是投機份子，來要求加入本黨了。其實本黨黨員，不惟不能得便宜，還要吃虧。譬如平常人犯法，可以從輕發落，若遇國民黨黨員犯法，其罪一定要比普通入加重。因為黨員是代社會服務，為黨國服務，所以他的責任是多層的。他不但要守法，還要護黨，還要救國。他的責任愈多，犧牲應該愈大，享幸福就應該愈少。最後，黨員中有些人自以為是老黨員，就放蕩起來，驕傲起來，也是要壞事的。我們革命是長期奮鬥的事，要無驕傲放蕩心，纔有進步。我們要知道，這樣大的國民黨，怎麼被共產黨搗亂得這樣，怎麼革命到幾十年還沒

有完全成功，照此一想，那驕傲心就沒有了。辛亥革命，本可以統一南北，所以失敗的原因，就是因為黨員太驕傲，不肯接受。總理的三民主義。假若從今以後，黨員還是要驕傲，總理的主義，便永無實現之日，革命事業，也無成功之期了。驕這樣東西，所以能侵入的原因，是由於一事本不易做成，而竟完成了，遂不知不覺起了驕心。辛亥革命，本來不料成功如此之速，而竟於短時期間成了功，所以便生驕心。如果當時大家以為滿清雖被推翻，專制餘孽尚未剷除，民生主義尚未實行，那就不致驕傲了。現在我們也應該除去驕心；國民黨被共產黨侵入，是如何可恥；三民主義尚未實現，是如何可惱；這樣一想，要驕傲也驕傲不起來了。如若我們以為共產黨已肅清了，軍閥也快倒了，還憂慮什麼呢，那驕傲自滿的心立見。驕與滿，都是不求進步的代名，都是失敗的預兆，絕對要不得的。總括的說，去驕心，戒官氣，守時間，戒浪漫，都是政府中人守紀律的先決條件。守紀律就是革命者的第二種道德。

兄弟現在再總括以上的話為三點：（一）要恪守紀律；（二）要有犧牲的精神；（三）要拿這

兩種革命的道德來充實我們黨的組織，增加我們和黨的關係，提高我們對黨的認識。能犧牲，便能生出黨員個人的力量。能守紀律，便能團結黨員全體，發揮黨的力量。黨員是應該人有力量的；黨尤其是應該有力量的。我們要拿出犧牲和守紀律的精神，鍛鍊我們自己來革命。尤其在黨的危急存亡的當兒，要磨鍊我們的革命力量來護黨！

## 五四運動紀念會演講詞

五四運動裏面有一種民族獨立的精神在着——革命事業在東方尤其在我國首先應該注重民族性——要以一國一族爲主包辦世界各國各族的革命是做不到的——現在有非常的賣國賊非曹章陸可比——今後繼續去做五四運動的正軌究竟在

那裏

五四運動是愛國運動，是着手打倒賣國賊的運動，但是他的意義却很重大，并非僅僅打倒幾個賣國賊而已。因爲這個運動裏面，寓有一種民族獨立的精神，任何時候都想驅除掉其他民族所加來的壓迫。曹章陸三個賣國賊是親日派，當時在北京政府裏一味壓制民意，承認日本所提出的軍事協定，介紹過日本民族對我國民族的壓迫來，便是要破壞我國民族的獨立，所以那時學生們憤極了，陡然暴發的打倒他們。但是這種精神，實在是我們民族自來具有的，幾千年一嚮蘊蓄着，趁時便發的。明朝的驅除蒙古族的壓迫，辛亥革命的驅除滿洲族的

壓迫，尤其是顯著的例子。我們於此可知革命事業在東方，尤其是在我國，首先應該注重的是民族性。我們總理早已洞察及此，所以首創的三民主義裏，第一個就是民族主義。總理并且實行了這個主義，親自驅除了二百六十四年的異族壓迫，完成了我國第一步的革命。不幸後來國內的軍閥更進一步，藉重了許多國外的異族，甘心做他們帝國主義的工具，來壓迫自家的民族，直到現在，這種強大的壓迫，普遍在我國，幾乎有積重難反之勢。但是中國人既然是自來具有偉大的民族獨立精神的，這種帝國主義和軍閥，已往雖然得計，今後却大不然了，遲早之間，還有個不倒塌乾淨的嗎。換句話說，我們既長久保持著這五四運動的精神，憑他任何利害的異族的壓迫，終是要推翻掉的。

不過要運用這種精神到事實上去，得着莫大的成功，却非應合下列的兩種情形不可，不是等閑的做法，和隨便的主張，便能奏效的。第一，所做的事實，所懸的目標，必須確合於民衆的要求才行，必須從客觀方面看去，確合於民衆普遍而且真切的要求才行。假如主持運動的人別有目的，不過利用他人，犧牲他人，來達到利己的目的，那末，部分的民衆一時容



或爲其所愚，盲從着胡做，至於結果，總無成功可言。第二，必須先有一種貫徹的主張，嚴密的統系，盛大的組織，然後運用這種精神到事業上去，方能有濟，否則眼看着在小範圍內，或短時期中，就要烟銷火滅，再無卓著的成效可言的。從這兩點看來，我們便該明白，當年五四運動的缺點究竟何在，和今後繼續去做五四運動，究竟那一條是正軌，那一條是歧途了。

五四運動實在是國民革命運動的一種。這次運動，就當時橫的方面說，是很普遍的，全國除掉與帝國主義或軍閥直接有關係的以外，其餘差不多都曾加以贊助。但是縱的方面呢，在我看來，精神雖大，事實無多，並沒有甚麼直接的成效可言，他的運動終於曇花一現的過去了。這爲甚麼呢，就是因爲當時雖然暴發出運動來，却無系統，無組織；雖有臨時的辦法，並無根本的主張，所以才如此的了。若問甚麼是國民革命運動裏面靠得住的統系，組織，和主張呢，那末，只要請看國民黨和他的三民主義好了。所以今天開了這個紀念會以後，我們自己審度，將來可要擴充這五四運動的精神，繼續向前不要。如果要的，便惟有一條正軌

當前，就是在國民黨的組織和系統之下，去實現國民革命，在三民主義的指導和步驟之下，去完成國民革命，此外的可算都是些歧途了。

孫總理曾說過，『民族革命是救時的良藥。』這一個『時』字，是無限制的，只要世界各民族間，彼此的壓迫仍然有存在的，其時都用得着民族革命，並非『一時』的『時』，或『暫時』的『時』。假如民族間的壓迫有一天，民族革命便是要繼續一天的，有一刻，便是要繼續一刻的。我國自辛亥以來，國內民族的帝制和皇室的壓迫取銷了，但是隨時軍閥又引帶着國外民族的帝國主義的壓迫，反而加甚到極處，難道這時候我們的民族革命，使用他不著，可以束之高閣了嗎。況且民族革命不單是我國一國有，便在世界革命中也是最重要的。總理深知此義，而馬克斯和正統派一班人却不知道。他們要以階級打破民族，以爲階級革命是可以領導一切革命，並且包括一切革命的。但是試看歐戰的時候是什麼情形呢。第二國際的結果，何以終歸於失敗呢。各國的無產階級，從第二國際中回國以後，各國的民族性仍舊要膨漲起來，凡是階級雖同，民族不同，而且彼此間壓迫未除的，彼此便仍舊要爭鬥起來。

可見階級性的革命，實在有許多不自然而且不需要的地方，斷不足以當基本革命的。基本革命還是要推民族性的革命去當。以世界上民族如許之多，民族性是斷難消滅的。馬克斯一派人想要提高階級性，便否認民族性的存在，試問客觀上明明有的一件東西，一個人或少數人用空想來否認他，想教他就此消滅，便做得到了嗎。

總理知道民族性的不能滅，不能屈，但是單單做民族革命，是不足消弭民族間利益的衝突和壓迫的，所以手創三民主義，提出民族，民權，民生，在一種連環關鎖的情形之下，做成一個整個的主義，適合於中國的需要。倘若在中國忽然另有一種革命運動出來，打破了這三個主義的連環關係，甚至放棄了當先一個主義，鏗斷了製造配合『時』的第一個環，那末，這種革命在中國的失敗，準可翹足而待了。觀於馬克斯祇有一句口號，『世界上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列寧於推翻俄國皇族壓迫以後，民族革命的第一步成功以後，立刻補上一句口號道，『世界上被壓迫的民族聯合起來，』可知世界革命中，是絕不能單獨提倡階級問題，而完全拋棄民族問題的，那末，總理所創的三民主義的完備和偉大，也可就此看出來了。

青年同志們，學生同志們，大家切莫以爲今日談民族革命已經陳腐，談階級革命才算時髦。凡做一件事，我們總要認清範圍，估定分量，算妥步驟。在各種革命事業當前的時候，我們以革命自任的人，必須先考慮得一個進行的正軌，必須從我們的國情裏去考慮，必須從我們民族的特性裏去考慮。你是個革命者，你究竟最親切的站在那一部分革命的民衆裏。你既爲着一個民衆去革命，至少你不要聯合這個民衆的本身去進行。如果要的，你便不能不從這個民衆的特別性裏去找出你的革命的坦途。如果攔起革命民衆的特別性不管，憑空裏去抓個普通性來做革命的立足點，譬如你抓着的是男女性，你便聯合起各民衆的女人來，革了男人的命，或是聯合起各民衆的男人來，革了女人的命，結果這種枝節的解決，在各個民衆裏，究有甚麼大用呢。他們彼此民衆間相異的特別性仍然存在，仍然有衝突和壓迫之處，仍然有待於根本解決的，而且因爲先求的是枝葉解決，反而惹起無數的無謂的糾紛和障礙來，影響了根本的解決，却是何苦呢。

世界上民族主義之大，單在東方，已可以很清晰的看出來了。各民族的問題，當然要讓

各民族去自決。現在忽然跑出一個民族來，要損人利己，要壓迫他民族去幫助穩固他自己的地位，而一面又要避免壓迫的惡名，便憑空的提出階級性來做號召，嘴裏說不分國界族界，其實一切事情仍以己國已族爲本位，對於他國他族便強加支配，硬行把持，要以一國一族，壟斷世界各國各族的革命，包辦世界各國各族的革命，結果成功所謂紅色的帝國主義，對於其他民族的壓迫，比尋常的帝國主義格外利害些，試問其他民族怎麼能容忍，這種革命又怎會不失敗呢。共產黨在土爾其進行的結果如何，是舉世皆知，彰明較著，不能欺瞞誰的。不料他們的主義在土爾其失敗以後，隨即看中了我們中國，偏偏我國還有許多青年去附和他，做他的走狗。我們現在也沒有別的話勸這班人，單教他們去認清，凡爲革命事業，總是犧牲自己去利別人的，世上沒有個犧牲別人來利自己的革命。如今共產黨看中了我國四萬萬人來做他們的犧牲品，去達他們自己的不可思議的目的，這種損人利己的主義，無論對我國說，對世界說，不是反革命是甚麼。他們欺騙我國工人，造成他們的勢力，實際上並未真誠的替工人們打算，把工人陷到土匪的環境，把他們逼上梁山，甚至於把全社會的人都要逼到無路

可走，只有跟他們去搗亂破壞，而且被他們逼迫成功，鍛鍊出來的羣衆，好像被瘋狗咬成的瘋人一樣，猖狂起來，急切裏簡直沒有挽救的方法。且看他們這種對於民衆的傾陷和逼勒的政策，無論對我國說，對世界說，不是反革命是甚麼。再看這番國民軍的北伐，正在猛烈前進的當兒，後方政府中樞裏的共產黨徒，竟然勒扣軍餉子彈，不發出來，對於革命軍的領袖蔣總司令，竟昌言打倒，他們的蓄意破壞北伐，再無一毫狡辯的餘地了。試再認清這種陰險悖謬的行爲，他們不是反革命又是甚麼。所以從各方面看來，目前由俄國人主使的在我國內的階級革命，實實在在是一種反革命，如果跟着他們這樣去革命，又豈但是入了歧途而已呢。

今天我最後要告訴青年同志們的，就是俄國人的行事，一切原以俄國人爲主，所以不恤對於我國下種種的辣手，用種種的毒計。爲甚麼中國一班青年，也不恤犧牲掉自己的國家民族，和正當而且急需的革命事業，去奉承他人呢。這一班人的賣國，又豈是曹章陸等人可比的呢。這班非常的賣國賊，我們要打倒他不要打倒他呢。我們一面要打倒帝國主義和他的工

具軍閥，一面又要打倒紅色帝國主義和他的爪牙中國共產黨，就是這裏所說的非常的賣國賊。我們若不將五四運動的精神也非常的發展起來，把這運動中所寓有的偉大的民族獨立的精神，也非常的發展起來，就能有濟於事了嗎。這兩種非常的發展，究該怎樣一個做法呢，自然是大家加入國民黨，在三民主義的指導之下去完成中國的國民革命啊！

## 雙五節紀念會演講詞

總理有時不要做總統有時要爭了做總統是甚麼原故——革命一聲有事 總理馬上使出來爲天下先——對 總理謀叛對吾黨變節的終歸失敗前後一轍——以黨治國有 總理之志則可無 總理之志則不可——總理曾說『三民主義以前未曾行於中國反已行於俄國了——體認三民主義而求其實現是我們今後重大的責任

今天是五月五日，乃我們 總理在民國十一年就任大總統的紀念日。此日應與十月十日的國慶節相當。我們爲表示紀念 總理起見，稱爲雙五節，覺得比雙十節的意義還要重大。因爲辛亥革命，不過是中國民族獨立的第一步成功。而且在武昌一役以前，早已有過若干次的革命起義了。如同年三月二十九日廣州的一役，規畫本來很大，犧牲也着實可觀，不亞於武昌的一役，至於成敗，本來另是一個問題了。所以實在估量起來，雙十節不過是許多革命



發難的日子當中的一個，推倒滿清的革命史的末一頁罷了。說到紀念 總理，我們知道 總理乃中華民國的創造者，所謂『國父』是也。 總理以總統的職位來謀國家的創造，前後不過兩次。第一次是元年一月一日的在南京，第二次便是十一年五月五日的在廣州了。在南京的就總統職，是推翻二百六十四年的滿清專制政府而創立中華民國的。當時滿清已勢在必倒，爲謀指導革命的統一，完成一部分的民族主義起見，所以各省派代表到南京來，舉 總理爲臨時總統。後來滿庭既倒，南北統一， 總理也就退職了。但是論到 總理當時退職的情形，事實的表面，一般人所知道的不過 總理能敵履最高的名位，功成身退，爲民國公僕的模範罷了。其實以 總理一身出處關係之大，我們所應該認識注意的還不止如此，現在不妨乘此機會，附帶報告一下。當時滿庭雖倒，南北雖然統一，國家建設的事業還多，以 總理負有創造國家責任的人，豈能就此退休。 總理實在因爲當時許多的同志，於三民主義中的建設工作，還不明瞭，又和當時受黨指揮的許多軍隊，統同被一時的環境軟化了，對於革命事業，就此懈怠起來。又如黨員章炳麟等，說出『革命軍興，革命黨消』的荒謬言論，將黨與

黨軍離開，於有形無形之中，已成了叛黨的罪人，黨事於是不可爲，國事自然也就難說了。須知黨是軍的頭目，軍是黨的手足，軍離了黨沒有了革命的使命，便不成軍。黨離了軍，沒有了實力，還革甚麼命呢。總理鑒於黨義的不明如此，革命便難以完成，自己對於國家，徒擁一個首領的虛名，有甚麼用處，所以慨然退職，以重新訓練黨員，重新鞏固革命的基礎，重新確定革命的策略和工作爲己任，那裏是甚麼功成身退呢。

再說總理在廣州的就總統職，是在桂系軍閥被逐以後。當時國內的軍閥，原不止於桂系，桂系軍閥，也不過是吳佩孚作霖等大軍閥的附庸罷了。所以總理肅清兩廣以內的軍閥以後，知道革命救國的大責任，就格外要十分急切，非擔負在肩膀上，更進一步，肅清北方的軍閥不可。軍閥完全肅清以後，就是打倒帝國主義的時候，也就是我國民族，完成獨立平等自由的時候。總理於是定了北伐的大計，下了北伐的命令，督率同志，積極進行。當時總理對於國民革命的責任心，重大極了，至於權利心却一毫談不到，初不以僅僅兩廣的地域爲褊狹，其他一切環境的艱困也毫不顧及，毅然決然的就中華民國大總統的職位，表現他唯

一的革命領袖指導者犧牲者的精神，總理這一次的就職，意義是何等的重大，何等的深刻，就是十月十日，和一月一日，兩回事情也不能比擬的，然則我們今天紀念總理的心，怎麼能不十分感動嗎。

有人問過，說總理在南京時，奄有全國，何以不要做總統，後求局處兩廣的時候，何以又要做總統。當總理在南京解職以後，天天去遊山，南京附近的山水遊涉殆盡，我也曾經追隨遊玩，有一次我乘間叩問總理說：『先生對於國家，是否從此毋庸負責，還是等將來再重行負責。』總理道：『我不居那不能實行主義而徒擁虛名的職位，況且國家目前，暫無重大的事情，非我不可的，我也不要居政治首領的地位。總統不過是一個公僕，倘於公家無我來服務的必要，我就不做這個公僕。但是國家如有大事，非我做首領不可的，人家雖不給我做，我也是要爭了做的。』總理這番話，實在可以祛除許多人對於他出處問題的疑惑，也給了我們做黨員的和中國人一個莫大的教訓，就是我們今天的紀念，因此也更加覺得意義重大了。

還有一件事，現在可以引證的。當袁世凱死時，我國略有生機，有志之士，都想及時奮發。北京政府對於副總統的人選，發生了問題，就是黎元洪代理了大總統的職務，留下副總統的地位來，不知舉誰是好。國會中的國民黨員，頗望總理出來擔任。其時我和廖仲愷同志同在北京，忽然接着總理一個電報，喊我們急回上海去。我們到了上海，便將國會中同志的意思告訴總理，總理大不以為然，並且對我說道：『你同仲愷在北京要當心一點，我將要造反了，北京當局既勾結帝國主義者，有解散國會的意思，對於國家有搗亂的行爲，我便要討伐他們，你們要小心。』據這件事看來，我們又可知總理將自己對於國家的義務和權利，隨時隨地，看得極其清楚。總理一生全副的精神，都貫注在革命的事業上，革命一有了事，總理馬上就要出來，爲天下先。十一年的今日，我們還覺得總理在廣州就職總統，以革命爲天下先的精神，如在其上。我們今天紀念總理，我們便覺得如總理有國父的地位的，在世界各國英傑之中，尚不乏其人，但像總理這樣肯負造黨建國的責任，領導着全國和世界向前革命，鞠躬盡瘁以後，又留下那樣爲黨爲國，爲天下的偉大的遺囑，古

今中外，再難找出第二個人來。所以我們今天紀念 總理，便一直感覺到 總理的偉大，實在是上下古今無與倫比的啊。

更有一事我們覺得奇怪的，就是任何謀叛 總理的，或對於總理所定的黨義變節的，終久都歸於失敗。 總理於十一年今日就了總統職位，出兵北伐的當兒，不僅真實的同志共同奮鬥，就是廣東的軍閥陳炯明，也曾參加其中，和去年北伐的當兒，湖南的唐生智也合同進行是一樣的。陳炯明善於作偽，有他的一種偽狀態，和一翻偽言論，來欺騙我們寬博無私的總理。他也曾幫同驅逐了桂系軍閥，肅清了兩廣全境，他便自信他的能力誰也不如，甚麼事他都有辦法了。其時他便勾結了帝國主義，以為人總不能奈何他了。到了作偽既窮的時候，他便公然反對 總理，毀謗 總理起來。 總理的親自北伐，打到江西，還沒有如現在的成功，在後方的陳炯明，不但不盡力為助，反而搗亂起來了。 總理不得已，祇好暫時折回。這是十一年今日以後，革命事業所以挫折停頓的原故。陳氏後來更進一步，以叛徒圍攻總統府。 總理因為無兵抵抗，便避居軍艦中，和現在的蔣總司令商議，將軍艦開入省河，奮鬥

了五十多天，歷盡了艱險困苦，始終不屈不撓，中外的人，無不震驚欽佩，由此世界上才格外知道 總理的偉大，無不加以精神的贊助了。陳炯明等叛徒，後來終久被驅逐掉，蔣總司令和其他同志，後來終得肅清廣東的東江與南路，以至於有目前北伐的成功。究竟這種成功，是怎麼會有的呢，就是憑著我黨的主義和 總理生平革命的精神，任何大難當前，無不從容渡過，任何大奸作祟，無不逐漸蕩平的了。 總理又早將他的主義和精神，完全貫輸給他手創的國民黨了，所以今而後我們只要自問是 總理的真實的信徒，是國民黨的真實的同志，便遇着比陳炯明等更兇的變節者或叛徒，便遇着比圍攻總統府，避居軍艦等更難的環境，我們一毫也不用怕，只要繼續着 總理留傳給我們的革命的主義革命的精神，猛向前進，這班變節的黨員和叛徒，終久沒有個不倒的，這些困難的境遇，也終久沒有個不破的，這也是我們今天紀念 總理，不可以不想到的啊。

最後我們今天還應該體會到我們國民黨的重要的地位。 總理是教我們以黨救國，以黨建國，以黨治國的。我們在解釋這一層以前，我們先看一看 總理個人，是自處於怎樣的一

個地位。總理生平在任何人面前，都以平民自處，平日穿的是學生裝，出門還不如一個軍長或師長的有護衛。我切記得 總理在廣州，坐小艇過河，步行往高等師範去演講的情形，任何人都不會知道他本來的地位的。總理同任何人講話，從來不想起他以前所有的地位，他的精神，祇貫注在他的將來的事業。所以 總理的與人接物，完全是平民的精神，完全是虛懷若谷的精神；對於國事呢，却又是一副舍我其誰的精神，不折不磨的精神了。一方面最平和，一方面又最剛強；他是黨的首領如此，凡是黨員，也都該效法他如此，推而至於黨這個團體，也該如此。這句話怎麼說呢，國民黨一方面是民衆的，是應當以民衆的意志爲意志，以民衆的要求爲要求的，一方面又是領導民衆而不是追隨民衆的，所以救國建國治國的大業簡直是舍國民黨其誰，其間沒有絲毫謙遜退後的餘地。在軍政訓政兩個期間，本來人民應操的權柄，須由國民黨暫時代操，並須祇讓國民黨一黨來代操，一切思想，行爲，組織，都是要統一的。這兩個時期間，不能容許多黨來合治，是要唯一的自己担任的。不過如此豈不嫌專制和獨裁麼；這個我們可以斷然的說，是毋庸顧慮的。因爲軍政時期不過是個開創，訓

政時期不過是個過渡，目的是最後的憲政時期。總理以伊尹放太甲爲比，所謂『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軍政訓政時期等於君主時代之攝政，可見總理之志，卽吾黨軍政訓政時期之志。所以國民黨對於全國的經過軍政訓政兩期，應當和總理一樣的具有舍我其誰，不折不磨的精神。國民黨在中國，也實在有這種地位，不可讓過，不可失掉。不過凡做國民黨員的人，要明白這種地位的難處，更要自省，有總理之志則可，無總理之志則不可啊。

總理之志，究竟是甚麼呢，我們這裏要完全弄清楚。由軍訓兩期，達於憲政時期，固然是總理建國之志了。但是統一的具體的總理之志，是應指三民主義之實現而言的。三民主義乃總理四十年所創立，所以應中國的和世界的要求而創立的；並非用主觀來定的，乃從客觀方面，應合要求而定的。我們可以說，今後的世界乃三民主義的世界。但是常常有人疑惑，說現在民族主義時代已經過去了吧；又說民族主義以外，應該加入民生主義了吧；這些話通通不對的。民族，民權，民生，三個主義，有如三個相聯的環，在今後的時代中，是要同



時具有的，任何的一個，都不能單獨成立。所以三民主義是一個整個的主義，不能接受這一個，而拋棄那一個的。在事實局部的表現上，有時是某一個比較重要，然而并未失掉其他的關聯。就如捉住一個環，同時便捉住三個環，連環的關係，是打不斷的。所以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與意大利，德意志，日本等國，幾十年以來所持單獨的民族主義不同。單獨的民族主義一變為國家主義，再變為軍國主義，更進一步就成為帝國主義了。本來民族主義是反對帝國主義的，而偏端發達的結果，自身却變成帝國主義了。所以如此的原故，就是因為沒有民權民生兩個主義的規範調整於其間。假如兼有民權民生主義的民族主義，便再不會用政治的經濟的勢力，去侵掠他人，壓迫他族了。於此可見三民主義實在完善，的確為救時的良藥，不止現在，而且是將來的，不止中國，而且是世界的。總理曾經說過，三民主義在中國還未實行，反而先行到俄國去了，這句話是顯而易見的。倘若俄國死守着馬克斯主義，俄國且無從推倒俄皇，俄國皇族的專制，間接且及於土爾其蒙古，波斯等族；現在內外各民族一齊獨立了，這就是民族主義的解決，在俄國雖已算大革命，其實不過同於我國的推倒滿清

罷了。我在俄國會見他們的最高經濟委員會的會長托羅斯基。他們對於這人，有極深的信仰，以爲他的主持會務，一定和辦紅軍一樣，可以收莫大的效果的。我問他：『目前所行的新經濟政策如何，是否由此便可以到共產的一條路上去。』他楞了半天說：『這種事情，猶如涸水過河一樣，必定要等涸到彼岸時，才可以告訴你是涸到了。』可見他們對於共產，現在實在還沒有把握。他們的新經濟政策固然是不能不對於農民的讓步，而尤其是一面節制資本一面生產資本，完全便是 總理的民生主義的初步。所以 總理說三民主義反而在俄國先實行了，是的確的啊。馬克思乃是一個純粹的學者。他所謂科學的研究方法，就是根據他所得的材料極端分析，來下結論。至於在他所得的全部材料以外有得不到的，當然他的結論就不能包括了。我們知道他的材料祇限於歐洲各國的，美洲的材料他得的不多，何況亞洲中國的材料呢。他研究所得的結論因爲受空間時間的制限不能完全正確，是應該的。否則馬克斯變成預言者，而不是科學家了。列寧居於歐亞之間，比他得的材料多一點，所以在第三國際中，除『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的口號以外，又加上一句口號道，『世界被壓迫的民族聯合

起來，『這無異乎告訴我們單用馬克斯的主義，已經不殼，非請三民主義當中的民族主義來幫忙不可了。所以照這樣看來，馬氏祇懂得民生主義，列氏加入民族主義，懂得多一點了，但唯我們 總理才懂得的最完全。他創立民族，民權，民生，整個的三民主義，免除了各方面的弊病和短處，不但適合中國用，而且適合世界用， 總理之志，就完全在此。我們如果不革命則已，不談世界革命則已，否則一民或二民主義是斷斷不殼的。體認三民主義而求其實現，這更是我們今後重大的責任。我們須記得 總理『同志仍須努力』的一句話，才配紀

卜 忽里，

## 東路總指揮部特別黨部成立大會演講詞

軍人非懂政治不可——有主義的軍隊得最後的勝利——共產黨是反國民革命的——清黨以後格外要緊張要努力——認識工作的意義發生工作的興趣——勿矜——驕自大採取敵人的長處來制敵人——民衆是我們的

從前我國軍隊和人民，都受了一樣的兩重壓迫，一重是國內滿洲政府的壓迫，一重是國外列強的壓迫。軍隊在這兩重壓迫之下，非但不能盡他的責任，反而做了異族的工具，做了帝國主義者的犧牲品了。所以我國從前有那『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的俗語。何以我國軍隊只能做人家的工具和犧牲品，而不能做真正的軍隊的呢。一句話便可以包括，就是『不懂政治』。我國從前在君主專制政體之下的軍隊，固然都不懂政治，把自己的性命，亂給人家犧牲，就是民國改爲共和政體以來，凡是軍閥的軍隊，仍舊如此。袁世凱要利用軍閥的勢力，來壓迫民衆，一方面他便要用愚民政策，來蒙蔽他的軍隊。當時他高唱軍人不問政治的

口號，竭力使全國的軍隊離開國民黨的陶冶，結果是破壞了我國民革命的事業。其實軍隊在政治上居極重要的地位。一國政治的維繫，本來有兩大要素，第一是法律，第二便是軍隊。軍隊如果不懂政治，變成工具，變成犧牲品，根本便沒有軍隊了，根本也就沒有政治了。我們總理有見及此，所以常常說軍人不懂政治，沒有主義，是萬萬不行的。軍人應該充分的懂政治，有主義，才能夠達到保國衛民的目的，才能夠領導民衆，做民衆革命的先鋒隊。三年前總理在黃埔軍官學校中，常常直接講給軍人聽，使軍人知道爲主義而革命，提高軍人的政治智識，然後我們才有今日，這是我們永遠不能忘記的。

就國民革命軍所到地方的成績看來，可以證明我們有主義的軍隊，終久得到了最大的成功。有時我們物質方面縱不及人，但是最後的勝利，總是我們的。從前東江之役，陳炯明有三萬枝槍，我們有的不及他十分之一，但終能打倒他。解決劉楊之役，當時交通如何阻塞，供應如何不便，但終能殲滅他們。因此我們得到一種教訓，知道物質的武器，不是完全靠得住的，有主義的軍隊，便可以打倒無主義的軍閥。再就東路軍此番北伐的成績看來，由福建

而浙江，而江蘇，在最短時期以內，打倒三省軍閥，到處受民衆的歡迎，到處與民衆合作，更可證明有主義的軍隊，能以寡敵衆，以少制多，那無主義的軍隊，遲早總要被打倒的。

因爲 總理遺囑上說，『國民革命』，『求中國之自由平等』，所以我們當日組織北伐軍的時候，中央黨部便定了『國民革命軍』的名稱。自從國民革命軍打東江以後，而湘贛，而豫鄂，而蘇浙，民衆的武力，一天擴大一天，黨的信仰，一天增加一天，黨與軍隊的關係，也一天明顯一天。黨好像是耳目，軍隊好像是手足，彼此永不分離，心心相印，息息相通，凡事都做得靈便敏捷，結果才能爲主義而奮鬥，彼此共同做了主義的主體。我們既知道軍隊與政治的關係，軍隊與黨的關係是如此，我們便該明白國民革命軍的目的，是在實行國民革命，是受國民黨的指揮，而去進行國民革命。根據了這個意義，我們又可以了解這回清黨的理由，就是因爲共產黨反對國民革命，想出種種的方法來破壞來妨害，用種種的陰險的手段，在後方搗亂，他們所謂打倒總司令，猶如往年劉楊的想打倒大本營一樣。是反對國民革命的。這種反革命的舉動，出在孫傳芳張宗昌等萬惡的軍閥，是不算稀奇的，而共產黨人竟然想爲

虎作張，他們罪惡之大，也就可以想見了。

我們現在要保障國民革命，實行三民主義，非先打倒共產黨不可。從前總理以博大的精神，容納了共產黨，因為共產黨原來聲明服從國民黨的紀律，遵行三民主義的。後來加入吾黨的共產黨分子在吾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中，也聲明自從加入國民黨以後，便不再作共產黨的工作，有當時大會的紀錄可證。但實際上他們在吾黨中，只是陰謀搗亂，無所不至，最先受壓迫的就是下級黨部和做下層工作的黨員。等到黨中領袖也受他們傾陷，中央黨部至於不能行使職權，已是焦頭爛額得不堪了。但是共產黨對於吾黨雖屬可惡，若問起所以致此的原故，我們自己實在不能不反省。共產黨員說：『歷史很長久的國民黨中，容許我們幼稚的共產黨為所欲為，我們是意料不到的。』所謂「容許」，究竟是誰負其責呢。我們據以前的經驗，覺得目前一時的清黨，絕不是一勞永逸的事。從今天起，我們要隨時隨地，緊張我們國民革命的精神，努力我們三民主義下的工作，着重的防止黨中分子的惡化和腐化。我們應認定這一點。假使我們同志在此番清黨以後，就不緊張，不努力，那末共產黨仍有暗中侵入

破壞搗亂的機會，我們負的責便格外大，便格外無以自解了。

在精神緊張而工作努力之中，黨員第一要認識工作的意義。譬如應開的會，應參與的人，如果層次不到，以致流會，便大為不合。須知開會為黨的重要工作，開會沒有人到，充其量便等於沒有黨員，沒有黨了。又如黨化教育的實現，並不單是要學生入黨；更要使學生充分了解黨的主義，整個人格化合於黨，祇知有黨的利益不知有個人的利益，祇知有黨的自由，不知有個人的自由，才算黨化教育的真正實現。總之黨的『主義化』，是『化學』的『化』，不是魔術或戲劇『變化』的『化』，那末軍人的黨化，應該怎樣的化法，什麼才是真正黨的軍人，什麼才是真正的國民革命軍，都不難明白了。又譬如一個國民黨黨員，染上了惡化或腐化，這是他本身對於三民主義不曾透徹的明瞭，意志不堅決，沒有真正受黨化的緣故。倘若他深明了主義。認清了目標，堅決了意志，那無論外界有什麼引誘與威脅，都不能動他的毫末。他的工作，自然總能照他的目的做去了。

在精神緊張而工作努力之中，黨員第二對於工作還要使他發生興趣。如開會時人不到全



，或彼此不把工作的經過報告出來，使大家可以知道，好彼此批評，互相研究討論，大家便覺得沒有興趣，革命便不能向前進行了。要知我們的工作，不是盲目的，不是勉強應付的，是有興趣有精神去做的。既有興趣，自然會做得努力。既經黨化的軍人，除掉受軍事方面嚴格的訓練，一切會振奮勇敢以外，又得着黨務方面有意義的陶融，那就什麼浪漫頹廢等等毛病，都不會有，一切自然緊張起來了。

第三層我們不可不知的，就是我們作戰要知彼知己，對於一切的敵人都要慎密的考察，要舍其所短，而取其所長，然後我們的能力，便格外充實增加，我們的目的，便格外容易達到。例如我們戰勝了敵人，還是要檢查敵人的戰術，採取他的優點，代替自己的弱點。我們敵人之中，壞到孫傳芳，張作霖這等軍隊，也不無有他們的一二優點，惡到共產黨這樣的團體，他們內容組織完備的地方，我們也可採取的。總之，不矜驕，不自大，隨在利用敵兵敵黨的所長，增長我們的能力，即用了來制伏他們，這也是國民革命軍所應取的一種方略啊。

各位武裝的同志，我們從另一方面看去，北方軍閥的頑抗，和共產黨的搗亂，我們是絕

對不怕的。我們只要記得『我們不離開民衆，民衆不離開我們』。我們軍隊的武力，原是民衆的武力，我們黨的工作，原是向民衆間做去的工作。只要民衆是向我們的，我們還怕誰呢。譬如兩湖的人民，目前都在水深火熱之中，每說共產黨是國民黨帶來的，又覺得除掉有偉大的主義的國民黨以外，沒有別人能排除共產黨的；他們每日在那里既怨且望，我們國民革命軍如果到了兩湖，回復國民黨的工作，他們把吳佩孚軍閥勢力之下的生活，和共產黨殘酷搗亂勢力之下的生活，和三民主義勢力之下的生活，三方面一比較，自然便解釋了他們的怨，滿足了他們的望了。我們只要有這個，其餘還怕甚麼呢。

東路軍既是國民軍中非常肯奮鬥犧牲的同志，東路軍特別黨部的責任，自然也就非常的重要了。要能盡這樣重大的責任，目前千萬莫倚賴清黨的已經成功，以爲可以稍稍休息，其實此後正是我們顯出爲革命奮鬥爲民衆奮鬥之真精神的時候，正要急起直追，十分緊張，十分努力的向前去做，將來才不負東路軍的名譽，也才不負今天這樣盛大的紀念會了。

## 總司令部高級軍官宴會席上演講詞

鮑羅庭究竟是甚麼東西有甚麼能力

各位同志，剛才聽見主席的報告，我們今天這個宴會，是很有重大的意義的。我們把主席的話，綜合起來，最重大的意義，是說明現在中國國民革命的責任，便在我們中國國民革命軍各位將士的肩膀上。完成這個責任，所需要的精神在那重呢。最重大的，就是獨立奮鬥的精神，和實現三民主義的精神。總起來說，就是完成我們總理的遺志的精神。剛才主席說，我們現在有了兩種敵人，有一種敵人，在勢力上，作用上，原算不了是我們多大的勁敵，但是從我們自己的地位上看去，却不可輕視他們，非把他們掃清打倒不可；這種敵人，比嚮來的軍閥不同，但是破壞中國，破壞我們國民黨，妨礙我們國民革命，却和嚮來的軍閥一樣。他們實在便是中華民族的一個大盜，所以也就是我們革命將士時時刻刻要下決心去肅清的敵人。這一層，在本黨主義之下，在我們國民革命的工作之下，都是毫無疑義的。

主席又說得很明白，在座的各位同志，不止是許多認識主義的普通黨員，並且在認識以外，同時又夠實行主義的人，兄弟在這樣的同志之前，還有什麼話一定要說呢。兄弟今天只覺得很愉快，很榮幸，因為能在總理開創中華民國時，曾經指定建都的南京，同各位相聚一堂。兄弟自從到南京以來，差不多天天說話，有人覺得兄弟所說的話，過於偏重理論方面了，應該再多說點事實。兄弟想今天的集會情形，既和別種不同，主義上的話，又說得多了，那末今天便說點新聞，聊資各位飯後的談助吧。現在兄弟所要說的新聞，依然是與黨國有密切關係的，凡是國民革命軍裏負責的人，也正該注意到的。什麼新聞呢。昨晚兄弟有一個外國同志，從武漢來，說曾看見汪精衛孫哲生鮑羅庭一千人，他先去見孫哲生，後見汪精衛，覺得兩人對他所說的話，一句不多，一句不少，完全一樣，他很為奇怪。他問孫哲生，對於北伐怎麼樣，孫說：『我們大概已經出兵了，大概快到鄭州了。』又問對於南京政府的意見怎樣，孫說：『他們是不行的，他們就要倒了。』又問『你們對於軍政財政各方面，都有辦法嗎，』孫說：『很有把握，很樂觀，武漢經濟方面的問題，我們想用法律去解決。』

他見孫哲生時，孫是如此說法，後來去見汪精衛，汪也是如此說法。這位外國同志，真覺奇怪極了，何以他們兩人的語句，不多不少，會完全一樣呢。後來他又去見鮑羅庭，那知鮑也是用這樣幾句話來回他。他前後一想，才恍然大悟，大概這一套話，一定是鮑羅庭決定下來的，教他們兩人呆板的記着，無論對誰來問，都祇答這幾句，兩人都做了鮑羅庭傳聲機器，這真是笑話。武漢現在把現金收起來，因而紙幣的價格暴跌下去，兵士鬧的要加餉，猶如工人要加工錢一樣。他們不但沒有餉給他們，連吃的也難供給他們了。現在武漢有二十五萬以上的工人失了業，變成經濟上面極大的問題，自當用經濟的方法去謀解決，他們却說拿法律去解決，豈非奇談。這位外國同志又見汪精衛孫哲生等，嘴裏雖常常說『有把握』，『有辦法』，一類很樂觀的話，其實他們的神氣，却有些愁眉不展似的，鮑羅庭更是啾然若喪，又和害病的一樣。孫汪等人還說『有把握』，『有辦法』，或者是因為他們對於鮑羅庭的迷信，實在利害不過，以為有鮑在那里，他們只要一心一意的聽他的話，服從他的命令，便是把握和辦法了。但是鮑的本人，現在既經急得這樣，他的話和命令裏，當真還有甚麼把握和辦法

嗎。或者把武漢的人攪亂到極處，大家走頭無路，然後他把大家武裝起來，做他的死力軍，死黨，一鼓作氣的衝出來，便是鮑氏心中所謂的辦法吧。但是這班死力軍沒有飯吃，也是不行的；馬克斯派講唯物史觀，遇到沒飯吃時，是不會變出飯來的；那末，鮑氏的把握，又究竟在那里呢。

我們聽了這段新聞，我們還可以回溯往事，來證明其中的意義，曉得鮑羅庭究竟是箇什麼東西，有點什麼能力，他的政策到底行不行。兄弟雖沒有甚麼軍事知識，但也曉得凡是兩軍對壘，都要講求箇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主要的敵人，是箇甚麼樣的人，本領如何，至少應該曉得的。如今鮑羅庭是我們主要的敵人了，所以我們對於他這箇人，也不可以不曉得。他從前究竟做過些什麼事情呢。我們只聽見他到過土耳其，後來土耳其把他驅逐掉了，因為他想用共產黨來攪亂土耳其的國民黨。土耳其的國民黨很有力量，很能夠統一土耳其的革命，因而鮑羅庭和共產黨通通被趕跑了。這種情形，差不多和他目前在我國的情形一樣了。聽說最近鮑羅庭在漢口，同日本海軍當局商量說『萬一我於必要時，借坐你們的兵船離開漢

口，行不行呢。」據此可見他當日在土耳其的逃跑，現在又快在我國實現了。他對於我國的情形，有許多不懂，他以爲我國有許多事，非靠幾箇外國顧問不可；他的意見，往往和我們不同，他以爲一定是他操勝算；但是結果下來，大都適得其反；每有甚麼重大的計畫，我們贊成而他反對的，那就一定成功；我們反對而他贊成的，如果照著他辦，那麼一不小心，就上了他的當了。過去的事實，告訴我們是如此。我想無論是同志，非同志，甚至至於連鮑羅庭自己方面的人，都不能否認的吧。

試舉幾箇重要的例子。我們開辦黃埔軍官學校的時候，總理正在廣東做大元帥。辦了三箇多月以後，學生有兩班，便碰着當時最難解決的商團問題發生了。商團要推翻我們的政府，想歡迎陳炯明進省，又結合了省內滇桂軍的大部份，於是廣州本來沒有力量的商團，這時居然召集起全省的商團大會，成立了一箇總商團；同時便有一箇帝國主義的走狗陳廉伯出來，替他們買械；不意一大批槍械給蔣介石同志查出來扣留了，他們便大起恐慌，嗾使他們聯合一氣的滇桂軍出來，要求政府給還他們的槍械。這時候我們當然不能答應，商團便揚

言政府將用工農自衛軍，實行共產，所以沒收了商人自衛的槍械。其實當時廣州的工農自衛軍，完全都是徒手的羣衆，不過這班人裏有些共產黨份子，到處拚命的煽惑，商團看見他們如此，所以才有上面這番話的，而一般商人和廣州的民衆，都有些相信。同時鮑羅庭還教共產黨亂發傳單，一定要引得廣州市民都怕起來，教廣州的市面通通墮入恐怖之中，換句話說，他存心只管是破壞我們的事。當時滇桂軍的領袖是楊劉，省長是廖仲愷同志。廖同志不願意幹了，一定要交給兄弟繼續幹去。兄弟覺得這事並非全無辦法的，這種商團，當然應該解散，但是絕非鮑羅庭的那樣辦法。兄弟便同 總理說：『總理如果相信兄弟去辦這事，唯一的條件，要 總理不聽鮑羅庭的話。』 總理當時說：『我並不全聽他的話，同時也聽你的話。』兄弟又進一步要求 總理，對於這事只聽我的話，絕對不聽鮑羅庭的話。 總理說：『爲什麼呢。』兄弟說：『總理的意思，以爲在可能的範圍以內，也不妨採納他的主張，但是他在 總理旁邊，今天一箇辦法，明天一箇辦法，按實了還是一箇辦法都沒有，聽了他的話一定要壞事的，所以要求 總理將這事完全聽兄弟去辦。』 總理便說：『好。』那一



天廖仲愷同志，譚組安同志都在坐上，聽見兄弟和總理兩人的話。其時各軍隊又都有一樣的要求，說商團藉口扣留了他們的槍械，所以振振有辭，或者政府將槍械發給他們一點，他們該沒有話講了。兄弟就同蔣介石同志，汪精衛同志，許汝爲同志，商量省城的軍隊，既多數幫他們這樣說，或者可以給還一小部分，限定他即日開市，服從命令；如果還是違抗，我們便可以把他們的罪惡完全宣布出來，我們教各軍明白他們的罪惡，全省城的民衆明白他們的罪惡，我們馬上可以解決他們的。當時我們只管商量解決商團的辦法，鮑羅庭却慌張得很，一面主張把黃埔軍官學校搬往韶關去，免得受商團的影響；又說：『要解決商團，各軍都不能用，只有叫黃埔軍官學校的學生去衝鋒，各軍都希望商團發作起來，好乘機占領廣東，大本營的命令已不行了，糟得很了，』他好像要將黃埔學生來做犧牲品，造出種種胆小而且胡鬧的話來，搖惑別人的意志。幸而我們都不大理他，究竟照着兄弟和蔣汪同志的辦法，商團的罪惡，却於雙十節遊行的當兒，完全表現出來。於是軍隊和民衆都曉得商團是要作亂的了，從前和商團有多少接洽的滇桂軍將領，都覺悟過來，一致從政府的命令，討伐商團一夜

之間，便完全解決。鮑羅庭後來見面，很覺得出乎他意料之外；我曾經安慰他道：『你是個信仰馬克斯主義的人，你不會將整個的對象，充分的分析了來下批判，並不是我們能幹，實在是因爲你是外國人，不懂情形。』

還有一件事可以證明鮑羅庭是一種甚麼人的。當我們要解決楊劉的時候，本來先已出兵東江。出兵東江的計畫，鮑羅庭在北京，沒有參加。我們決定以後，以黨軍爲主體，助以粵軍，合力進行。今天座中的陳銘樞同志，在這一役裏，也是很出力的。我們真正的兵力，祇及敵人十分之一，但是居然能把陳炯明的軍，各個的擊破，和現在的打吳佩孚和孫傳芳一樣；葉舉洪兆麟林虎，是一個一個被我們來打破。楊希閔等，是和林虎勾結，和北方勾結的。劉震寰，却和唐繼堯做一氣。林虎一敗，楊劉便起來想佔據省城，搗亂後方，換了大本營的旗幟，消滅東征的軍隊。兄弟曉得這時危機一髮，解決他們實在迫不容緩了，便找廖仲愷同志商量，同下決心。廖同志又到潮州方面去，和蔣同志，許同志，計畫約定，一切布置好了，動員命令也下了。鮑羅庭忽然從北京跑來，曉得了這件事，乘夜來見我，却一味的反對。

當時翻譯傳話的是宋子文，從晚上九點鐘，一直爭論了幾個鐘頭，他總不以我們的辦法爲然。他說做革命的人，是要計劃成功的，不能如此冒險。兄弟說：『革命的人不冒險，還革甚麼命呢。』他說：『既然沒有十二分的把握，冒險便錯了。』又說：『東江雖已打下，但還沒有肅清，何不再等幾個月，更有把握呢；這時候機會未熟，你們不敷衍他們，反而要解決他們，完全錯了。』兄弟對他說：『這是你不明白處，我們並不是全憑主觀，客觀上我們已研究得很清楚了，不是我們要解決楊劉，楊劉自己已走到非被解決不可的那條路去，所以爲黨的立場，爲革命的立場，以及爲民衆的解放，都不能不辦；我們已經下了命令，已沒有商量餘地。』他說：『下了命令也是要收回的。』兄弟說：『收回麼，不但政府不肯如此造次反覆，究竟把我們的將士置之何地。』他辯了還要辯。兄弟便說：『我早晨三點鐘起身都可以，但是現在不能到兩點鐘還不睡，請你明天再來吧。』他當夜悻悻而去，第二天見面，他却對兄弟說：『你所講的話，通通對的，我盡我的能力，來幫助就是。』但是他後來又和嘉倫鄭重地對我們說：『六月二號以前，絕不能與楊希閔等決裂，無論如何爲難，保持以前的狀態，

使軍事得圓滿進行，是政治當局的責任。』但一方面他又有意無意的破壞我們的計畫，洩露我們的秘密。他在他們的機關報上明白的說：『國民黨左派已決計打破楊劉了。』又說：『胡漢民是現在有地位的，汪精衛是向來講妥協的，聽說還天天到什麼地方和楊劉說話呢。』他當我們未曾舉動之前，先在報紙上發表這樣文字，明明是想破壞我們的事情，而趁勢中傷我和精衛；這種反動派的陰謀，也太爲顯著了。幸得他這機關報嚮導，從上海出版，寄到廣東時，我們已將楊劉打破了，要壞我們的事，終歸無效。所以我們當時凡有甚麼事，若一經同鮑羅庭商量了，無論聽不聽他的話，十九都是要糟的。

最近更不用說了，他專心致意，唯一不二的目的，就是收拾國民黨，破壞中國國民革命。論他和我們爲難的本領，是最高明白，論他幫我們計畫甚麼，簡直是引我們墮下黑海。若聽他的話，我們此番北伐，不但到不了南京，連武漢也不得到。他和中國的共產份子，都反對北伐，尤其反對出兵長江，不止言論主張是如此。所有種種事實，我們武裝同志，現在都已明白，不用我說了，足夠看出他是個甚麼樣人，有些甚麼本領了。如今汪精衛，孫哲生等

，還要相信這樣一個人，領教他這樣的本領；對於什麼辦法，都不研究個清楚，就是一句話道，『鮑先生是這樣說的；』遇著什麼事情都不自己想想方法解決，就是一句話道，『我們請教鮑先生去。』我真替汪精衛，孫哲生等可惜，也就太可憐了。我們呢，對於這班人，既已看得很明白，當然不再受他們的欺騙，惟有實行剛才主席的話，把我們獨立奮鬥的精神提起來，把我個實行三民主義的精神提起來，於最短期間，完成我們 總理的遺志！

## 五月十六日在國民政府舉行總理紀念週演講詞

報告關於政府各方面的事情——外交要使帝國主義徹底變更其傳統的錯誤政策

——軍事要雙管齊下對共產黨對殘餘軍閥——財政交通各方面都是表示革命軍同

時破壞同時建設的精神——清黨的事要由中央黨部主持——清黨以外還要肅清

口號

各位同志：我們定都南京，開始辦公，已有好幾個禮拜了。過去幾週的經過，大家都已知道，現在關於政府各方面的事情，容我作一個簡單的報告。

外交方面，自伍總長就職後，即繼續根據總理廢除不平等條約的遺囑，向前進行，已得着相當的效果。前清宣統三年四月所訂中荷屬地條約，喪失荷屬華僑的國籍，此乃不平等條約之一，政府已着手實行廢除。同時我們要喚起民衆，一致作廢除中荷間不平等條約運動。我們要在中荷條約期滿的時候，由廢止中荷不平等條約進而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纔算實

五月十六日在國民政府舉行總理紀念週演講詞

六七

行 總理的遺訓。帝國主義在華所取得的特權，以英國爲最，而帝國主義之壓迫中國，亦以英國爲最。以前的英帝國主義的暴行，固不必說，最近一年來，英帝國主義連續不斷的以武力殘殺我國民衆，始有上海『五卅』之屠殺，次有廣州沙基之慘案，再次有四川萬縣之慘殺案，再次有漢口英租界之槍殺案，最近就是甯案。五國對甯案通牒，第一次仍持帝國主義傳統的態度，加中國以威脅。前幾個禮拜，它們還有第二次通牒的動議，但是經我們國民政府的努力，五國調協已於本月九日前後在事實上呈露破裂。英外相張伯倫也有些軟化的表示。英帝國主義向來要在中國享受特權，不肯放棄一切優先利益，但經我們全國革命的民衆之奮鬥，最近英帝國主義也有些明白我們國民黨和國民政府所抱的政策之合理了。換句話說，英帝國主義現今覺得它所持的傳統政策，已和現在的環境不合，再也不能不稍稍變易其態度了。這一點態度上的小變易，使北方軍閥吃驚不小，同時亦使世界都知道如英帝國主義者，尙且在這個時候起了覺悟。但是我們也要知道，我們是萬萬不要爲這一點小小的變易而放鬆了帝國主義。我們要考察帝國主義究竟是否和我們虛與委蛇，還是真有誠意的覺悟。因爲在華的

帝國主義者和其宣傳機關，如上海字林西報，京津泰晤士報所代表的，尙屬一種不了解中國情形且不了解本國情形的頑固流蕩份子；他們除只想保存其在華流蕩的猶太商人式的特別權利外，並不顧及其如何敗害他們本國的地位，更不消說他們不顧及其如何中國民族的利益了。他們看到國民革命軍進展，便不考察真相，貿然向他們本國要求派了許多兵來，單就上海一隅而論，每一個外人便有三個外國兵可以作保護，帝國主義者膽怯至於如此，豈不是笑話。這種醜態，完全是一班頑固的外國商人要求他們本國政府表暴出來的，所以帝國主義的政府，被這一般帝國主義的商人所誤，便越是朝着錯誤的方向走去。由此我們可以知道，最近英帝國主義的小小覺悟，還有被它在華一般頑固愚蠢的商人所蒙蔽的危險。我們無論如何，總要使帝國主義澈底變更其傳統的錯誤政策，總要使總理廢除不平等條約的遺囑實現，才能真正改善中華民國在國際上的地位。

軍事方面，蔣總司令及各武裝同志，決意於這幾天內將附近的軍閥殘部一律廓清。我們第一第二路各軍，已完全渡江而北。浦口的敵軍，現已打退。打退後的情形，雖尙無其他確報



，但我們可以預料軍閥必失敗無疑。我們的軍事工作，現在是要雙管齊下的；共產黨搗亂份子，蘇皖各省的殘餘軍閥，都要一舉而並殲之。但當此軍事時期，打仗固然重要，財政交通等也當同時注重。現在政府已成立財政部及中央財政委員會。以現在情形而論，政府的財政是很有辦法，很有希望，即將來也頗可樂觀。在軍事時期，政府對於財政，臨時辦法固有，而根本辦法尤不可少。財政部及財政委員會，即本此意努力進行。交通一事，也很重大。

總理生平對於此事，非常注意。國民政府已組織交通部，今天王交通部長就職，將來關於交通方面的進步，一定可以預卜。這都是我們革命軍同時破壞同時建設的意思，並不是像共產黨徒，只知破壞，全無建設。我們要十二萬分的注意，建設是和破壞並行的，不是要等到事破壞完了才來建設的，尤其不是要等到全國破壞完了才來建設的。我們在一個地方破壞工作完成，同時那個地方的建設工作就要開始。必須這樣，才是真正革命。

我們同志服務此地，要努力職責，同時也要努力黨務。此次共產黨所以能破壞國民黨的原因，固由於他們的陰謀狠毒，但我們自己也要覺悟。我們給他們一個有可乘之機，他們便

給我們一番大僭竊。我們最疏忽的，就是沒有細心考察黨員。考察黨員之是否忠實，本來不易。因為老黨員不見得個個是努力的，新黨員也不見得是個個不努力的，可是共產黨一跨進國民黨來，便放出一個口號，說，『國民黨黨員多是不努力的』。好些人也就有無意地跟着說『國民黨黨員是不努力的多』。這麼一倡百和的一來，便正中丁共產黨排擠國民黨黨員的下懷。我們現在清黨，始意就在把不忠實的份子清出去，而清黨的事，尤須由中央黨部主持，否則你也清黨，我也清黨，地方上土豪劣紳投機分子也來清黨，清來清去，還是清不出一個道理來。現在有些人自己是c p，却故意激昂慷慨地說別人是c p，於是許多好同志都無辜受累。我們大家同志，如果還容忍c p的人暗中這樣挑撥搗亂，那就以對黨，無以對總理。更有些人，尤其可惡；他們利用本黨為他們造權利造機會，用得着黨的時候，就來入黨，用不着的時候，就走開了。所以我們清黨，不但要把惡份子清出去，並且要不許壞份子混進來。黨員入黨，必須要慎重的考查，嚴格的取締，所以現在停止徵收黨員，就是恐有投機分子乘時加入。就是以後入黨的人，須經過嚴密調查，中央黨部方可發給黨證。黨員自己要努

力，要有資格受黨的審查，須先要有資格受自己的審查。黨和軍隊有許多地方是相同的。軍隊作戰要審慎，組織要嚴整，訓練要精密，黨的工作也是一樣。軍人看了別人的鎗造得好，自己即想效法，現在共產黨有嚴密的組織，黨員有得力的工作，我們爲什麼不去效法它的組織和工作呢？不錯，共產黨利用嚴密的組織，機巧的手段，便能夠搗亂社會，是民衆的罪人。但是我們效法它那種組織和工作的努力用得來建設，效力就一定更大。譬之近代的科學，帝國主義者用得去殺人，人道主義者用得來救人，同是一種科學，本身原無罪惡，用不得其當，便是人類的公敵。所以我們採用共產黨的組織和工作，正與人道主義者採用科學方法，同一意思。

最後，我們在清黨的期間，還要肅清口號。因爲口號有國民黨的口號，有共產黨的口號。前天黃埔軍官學校同學會改組執行委員時，蔣總司令演說，『我們所呼的口號，如『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等，本來是國民黨的口號，自然是對的。但有些口號是共產黨提出來破壞本黨的，我們也照樣亂呼，實在是上了共產黨的當。』共產黨怕國民黨發展，不願國民

黨進步，想破壞整個國民黨，因而造出許多口號，如所謂『打倒右派』，實際就不過是要打倒國民黨罷了，我們國民黨自來何嘗有右派，何嘗有左派右派之分。以後我們切不可再說什麼左派右派，說了便無異爲共產黨應聲蟲了。以前青年同志，有孫文主義學會的組織，共產黨不願青年同志研究孫文主義，就大呼『打倒孫文主義學會』，我們同志怎能跟着它來打倒自己的主義？又有一個口號，叫做『打倒西山會議派』，這也是共產黨所造的。我從前在俄國的時候，不知其中究竟如何，回到中國，方知道西山會議的人，並沒有什麼大錯，前幾天張靜江同志說過：『西山會議的人，在摘發共產黨之奸爲先覺，難道我們這時還要打他嗎？』西山會議，只是運氣不好，所用的手段太笨，所以中了共產黨預先設好的圈套，但他們決不是爲個人而開西山會議的，所以這種打倒的口號，當然要在清黨運動中一律肅清。西山會議在歷史上自有相當的公論，我們不好再受謠言的鼓惑，又去多上人家一個圈套。更有所謂『打倒國家主義派』的，這也並不是國民黨的口號。國家主義的思想，固然一部分含有民族主義的意思，但是一部分含有軍國主義的意思，如果單講國家主義，便是太偏狹，其事實上的演進

，遂流爲帝國主義。我們對於國家主義派的思想，應該去糾正它的錯誤。在它未成若何勢力的時候，還不必用打倒的手段去對付，只要糾正他就夠了。打倒二字，用於軍閥和帝國主義是最確當的，用於別處就往往不適當了。因爲軍閥和帝國主義，第一是和我黨主義絕對不相容，是國民革命當中的敵人，而事實上它們還有很大的惡勢方，罪惡多端，非打倒不可。但是僅僅學界青年思想上的錯誤，卽要打倒，這就謂之小題大做，倒把真要打倒的意義減輕了。共產黨所以口呼打倒國家主義派，打倒什麼學派，其用意全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只許共產黨吸收青年，不許國民黨吸收青年。我們從前不知共產黨的用意，就上了他們的當；而他們則口中雖說打倒，却並不去實行，有時甚且去勾搭他們所要打倒的人。舉這幾個例，就可以明白共產黨的口號，有時是對國民黨的，有時是對別人的，有時是對別人而同時又是對國民黨的；他們有時是明箭暗放，有時是暗箭明放，毒謀詭計多得很，稍一不審察，就會上當的。要不上當，我們就要訓練自己，並且訓練同志。我們在黨中在政府中和在軍中的同志們，在一機關服務，當研究如何可以把工作做得好。要工作做得好，也須時時

檢查自己訓練自己，否則就要上共產黨的當。最近有人從江西來，見了某軍最高長官，他本來不愛說話的，但現在受了陶鎔，就變了一個樣子，能夠強詞奪理了。又有人到武漢，見了汪精衛一班人所講的話，完全照着鮑羅庭所講的，一句不多，一句不少。他們效法軍隊的訓練，能絕對服從他們的命令，這是他們的長處。至於我們以黨治國，不是以個人治國；我們要求黨的自由，不是求個人的自由；所以我們要服從我們的黨，要服從 總理給我們的遺訓！

## 陳英士先烈殉難十一週年紀念大會開會詞

先生的崛起上海成功了辛亥的革命——先生奮鬥犧牲和不妥協的精神是最可崇拜的——服從 總理的命令淘汰腐化的分子是先生對黨的主張——先生說 總理如在山頂我們只在半山

今天開的是吾黨先烈陳英士先生殉難十一週年大會。十一年前今日，吾黨失了這一位最能奮鬥，最能犧牲，幫助 總理革命最力的同志。我們今日爲回想這一位同志陳英士先生一生偉大的事業和千古不朽的精神，所以不能不開這個紀念會。

當前清的時代，我國在兩重異族壓迫之下，一重是國內滿族的專制壓迫；一重是國外各民族帝國主義的壓迫，我們 總理鑑因此昌言革命，定了三民主義，組織了中國革命同盟會。開創伊始，以日本東京爲本部，陳先生就在那裏入了會，認識了三民主義，開始擔任中國各地的革命事業了。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廣州一役，流了許多純粹革命同志的血，才開了十月

十日武昌革命成功的先河。這先後兩役，通通有英士先生的規劃和努力在裏面。先生更是爲革命苦戰惡鬥到死的一個人。最重要的是先生鑒於三月二十九日一役未成，便在中國中部，格外急切的規劃大規模的革命。武昌方面，既有別的同志担任，先生自己便担任上海方面。後來武昌的形勢，既因漢陽失守而搖動，先生在上海，便馬上發難，以相牽制。總理在日常說，『當年沒有英士在上海獨立，漢陽一失，革命的成功，又危險了。』上海是我國文化中心，一經響應，立刻振動全國，南京就此光復，定爲國都，滿廷大勢，就此瓦解，我國進一步的民族革命，就此成功了，其全局的關鍵便在上海一地。先生一身在革命史上的關係，我們不可不知啊。

我們崇拜英士先生，還不一定在他事業成功的偉大。尤其在失敗當中，他奮鬥的精神，犧牲的精神，和不妥協的精神，是人所不能及的。三月二十九日廣州革命失敗以後，還沒有過去幾天，城內滿奴的戒備，正在極嚴的時候，先生敢於隻身跑出跑進，探聽一切軍情。上海獨立，攻打製造局時，因爲武力打不下來，先生忽然要以主義服人，親身去開導那班製造



局的守兵，大家都勸先生，不可過於冒險，先生却挺身而入，毫無顧忌。後來袁世凱殺了宋遜初先生，先生在上海立刻起兵申討，因為各省一時尚無準備，袁世凱又借到大宗的外債，得了帝國主義的幫助，因而沒有成功。但是舉義發難是先生一人最先，失敗亡命是先生一人最後。事後吾黨討袁的心始終不懈，袁賊注意先生一人，也始終不懈，而共事的同志之中，首先重回上海，再接再厲的做去的，又是先生為第一人。這時候我們常看見先生在上海馬路上從容閑步，連車子都不坐，好像非常安全，絕無危險似的。有一天我在路上和先生相遇，先生反先勸我，要小心戒備。我說：『上海人不大認識我，我此時責任也不重，你自己這樣大意，何以反說我呢。』先生笑了一笑，說：『上海人也不大認識我，我的眼睛好，步履輕快，就使有壞人近我，我一霎間就避過去了，所以不用耽心。』其實先生是一個大近視眼，而當時上海人認識先生的之多，自不必說，不過他從來不知生死為何物，所以有這樣的談話。革命同志之中，胆量之大，赴義之勇，只知有黨有國而不知有身的精神，當時總要推先生為獨出儕輩，別人是萬趕不上的了。

當時猜忌先生的人，還不止袁世凱的一班軍閥，凡是國內外不願意中國革命成功的人，尤其是帝國主義者，對於總理和先生兩人，通通加以特別攻擊，專造兩個人的謠言，作出種種的毀謗來。還不止此。先生深知革命的阻礙，第一在黨的本身不健全，所以極力主張服從總理的命令，淘汰黨內腐化的份子，因此先生樹敵越衆。凡黨內不努力的人，對於先生贊助總理，積極的整頓黨紀，又都加以反對。但是先生對於要奮鬥的方面越多，精神越加振作；雖勞苦到極處，從不知倦；身體雖弱，而氣魄極大；實在是革命同志的一個絕好的模範。

民國三年，我與先生同在日本東京。一日，先生來我處共談黨事，至於深夜，先生說：『總理領導我們，我們都追隨不上；總理如在山頂，我們只在半山；我這兩年才算認識總理的偉大，却是已太遲了，而許多同志還未覺悟，說我們服從，太過，豈不可歎；我身體多病，恐報黨報國之日不長，……』說到這裏，話也再不能說下去，兩人祇是慘默相對。這段話至今還深深的印在我的腦子裏。

十一年前的今日，我同先生在上海薩坡賽路寓中，先生下樓去會客，沒有半點鐘工夫，我們忽然聽見樓下有鎗聲，趕下去看時，兇手已經逃去，先生已不能說話，就此成仁了，久已以身捨國的先生，至此畢竟遂其所志而去，只是教奸賊快了私心，教吾黨失了模範，到了今日，我們還能從那裏去找着先生呢。但先生一種服從 總理，服從主義，艱苦不辭，危險不避，至死奮鬥，至死不妥協的精神，是萬古常新，永不磨滅的。我們今天在這個紀念會中，依然能全部的感覺到，我們今日還到那裏去找先生這種精神，這就可證先生的精神並沒有死。

